

由大陸到台灣

漫天烽火話當年

● 丁玉麒 (旅美作家)

徐州決戰風雨欲來

對日抗戰期間，筆者和其他熱血青年一樣，懷著國仇家恨，毅然拋下筆桿，拿起槍桿投身戰場，幾番血戰，幸能苟全性命。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日寇投降，筆者興高采烈，衣錦還鄉，回到安徽合肥老家，滿懷憧憬，盼在承平歲月裡，開創個人光明前途。可惜只是曇花一現，筆者還未來得及洗去征衣上的戰塵，又被另一場烽火湮沒在硝煙彈雨中。

漫天烽火話當年

中共乘抗戰後瘡痍未復，掀起內戰，戰火迅即蔓延華北、東北，作為軍人的我，再度被召赴戎機，奉令參加剿共，於一九四八年初夏，在黃河南岸的中原「黃泛區」，隨軍與中共劉伯承的野戰軍打了一場大戰，國軍指揮官就是著名的常勝將軍

「小諸葛」白崇禧，在他巧妙部署下，號稱能戰的劉伯承，被打得灰頭土臉，敗陣虧輸。當時，京畿各報皆以「黃泛區大捷」大肆報導，頗能振奮人心。然而我這個親身參與的戰鬥兵，深知「大捷」也者，自誇而已，只能以「慘勝」形容，官兵傷亡慘重，我亦中彈重傷，被送至徐州療傷。

這時的徐州已是剿共軍事的重鎮，徐州剿總的總指揮部即設於此。不過，斯時，剿共局勢已非，華北、東北廣大地區，僅剩幾處城市據點，如瀋陽、長春、北平、天津、青島等處，其餘大部分土地均淪入中共之手。然而徐州及華中剿總（總部設武漢）轄下尚有精兵百餘萬，擁有絕對優勢可與中共決一死戰。尤其是兩年剿共以來，國軍裝備精良，機動力強，可惜一直無法捕捉共軍主力，聚而殲之，能在徐

州與共軍主力較量，不失為一個機會。因而先總統蔣中正對徐州之戰，信心滿滿，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於一九四八年九月擬訂一個「對山東共軍攻擊計畫」，集中兵力，趁共軍二野（劉伯承）、三野（陳毅）尚未合流之際，主動出擊，先殲滅三野，攻佔泰安、濟南兩戰略要地，先復山東，再揮軍華北。這項計畫，由老總統親自批准，並命杜聿明與白崇禧、顧祝同合作執行。可惜未來得及部署，東北全境淪陷，國軍潰兵集中葫蘆島。十月中旬，蔣中正命杜聿明赴葫蘆島善後，徐州剿總指揮任務，另覓戰將。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華中、徐州兩剿總兵力合併，才有戰勝共軍的可能，因而把華中剿總司令官調徐州指揮是合適的人選，但是作為桂系主要將領的白崇禧，與蔣中正一直有心結，勝

利後蔣中正把白崇禧由國防部長降調華中剿總總司令，再加上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成功的拉票糾葛，使白崇禧心中更為不爽，此際臨時抱佛腳調白崇禧回戰場，恐怕白崇禧不會接受，因為有此顧慮，使蔣中正躊躇再三，未能輕動。最後還是調回杜聿明鎮守徐州。但徐州是四戰之地，形勢險要，守徐州必須以淮河為依托，再接連長江防區。因而抗戰時期即有「守徐必先守淮」之說，此時要守淮必須有白崇禧的華中剿總兵力才行。

就在國軍攻防體系尚待整合之際，共軍已於十月底發動攻勢，由陳毅、鄧小平統一指揮二、三野的七十萬大軍，向徐蚌地區的國軍聯合進擊。在劍拔弩張的暴風雨前夕，軍事當局為減輕戰時負擔，下令將為數甚眾的傷患，運往大後方的江南療養，使我有幸早一步脫離虎口。

一列專車載著我們蜿蜒南行，當火車越過銅山縣的曹村後，就進入安徽省界，我瞥見「安徽」界牌，一股暖流迅速湧入心頭，使我這個安徽籍遊子有重回慈母懷抱的感覺。

杭州滋事傷友殞命

車抵滁州，國軍野戰醫院院長親來迎接，場面感人，入院後，我對於這一環滁皆山，林壑尤美」的城市十分嚮往，如能因療傷而徜徉於此名山勝水之間，亦人生快事！於是換藥包紮後，溜到市區走走，耳際盡是鄉音，十分暢快。第二天，登臨近郊的小山，遠峰如黛，翠若青螺。身旁鳥語花香，翠柳含煙，宛如人間天上。

在滁州醫院僅住了三天，院方又要後送，並徵求志願，一為安慶，另一是杭州。我選擇了山明水秀的杭州，乘火車前往，列車於夜間從浦口渡江，經鎮江、無錫、蘇州、崑山，向上海駛去，天空正飄著濛濛細雨，眼底阡陌縱橫，田畦處處，一門靜謐。我的思潮起伏，不知何去何從，時而想不如歸去，躬耕田隴。又時而想到國事蝸蟻，民不聊生，怎能輕棄從軍報國的初衷？一路心裡矛盾中，於第三天抵杭州近郊的臨平站，我們這批傷患，在鞭炮聲中住進聯勤第八十五後方醫院。病房設在距離平約三華里的一座大廟中，可容傷患官兵五、六百人，我住在距大廟以西約半華里一座道觀，可容五十人，均為整五軍排、連長級受傷幹部，管理較鬆，醫療設備，因陋就簡，醫藥也不充分，只有普

通消炎藥可用，抗生素則為珍品，醫院毫無康樂設備，我和幾位傷友每天換藥之後，散步到臨平小鎮泡茶館、看報、下棋，來消磨時間，晚間則在觀後松林之下，清風明月，促膝談心，海闊天空，逍遙自在。

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臨平距杭州甚近，能行動的傷患官兵，都想前往遊賞，一攬勝景。約在七月下旬，住大廟病室的一位四川籍傘兵少尉（已忘其姓名），到杭州西湖遊玩，與路警衝突，當天人少吃了點小虧，回院以後盛怒難消，邀集二、三好友，次日專去尋事生非，合力將路警擊斃，一哄而散，回院後猶洋洋得意，控拳揮腿，表演一番，誇耀同僚。不意玩火自焚！後經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拘捕，交軍法審判，以證據確鑿判處死刑，臨刑前軍法官問他有何遺言，他說：「抗戰、戡亂，不無勞績！」話是沒錯，但法條森森，誰能容情？翌日在西湖湖濱路原地槍決，命終西子懷抱，我們都深為他惋惜：「出師未捷身先死，徒使好漢淚沾襟！」

杭州近郊的笕橋，設有空軍官校，是空軍的搖籃，與臨平近在咫尺，我有同學

趙洪鈞在空軍工兵總隊第二營服務，配屬空軍官校，來函約我前往聚晤，見識到空軍健兒活潑浪漫，多采多姿的生活層面，與我這個來自烽火中原的人，有點格格不入，難以適應。洪鈞兄非常誠懇的接待我，要我小住一個月，每日請空軍醫官替我換藥，我覺得太麻煩他了，流連三日即拜辭返院。

此時，京滬地區物價，受戰事影響，波動甚劇，政府為了穩定金融，支援軍事，特任地質學家翁文灝博士組閣，號稱「經濟內閣」，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宣布「幣制改革」，主要內容：

一、公布發行金元券代替法幣，兌換比率為一比三百萬元。

二、私人不准持有金銀外匯，持有者限於一個月以內，向當地的銀行兌換，否則，金銀外匯沒收，持有者以違犯戡亂時期國家總動員有關法令處。

三、金元券與美鈔的兌換比率為四比

一。

四、黃金一市兩價位為金元券二〇〇元。

幣制改革命令公布後，普獲擁戴，一

般升斗小民都自動將平日收藏的飾金與銀元，帶往銀行兌換；但富商大賈們卻暗地和政府鬥法，將物價轉入地下，致市面有行無市，釀成搶購風潮，弄得人心惶惶。蔣經國組成戡建大隊，進駐上海「打老虎」雷厲風行，辦了幾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但這些金主的幕後靠山，畢竟不是省油的燈，打到最後，「老虎」死而未僵，幣制改革竟告失敗，經濟衰頹一瀉千里，政局更不堪收拾了。

離亂南京風景依舊

此際，我應同學好友胡耀民兄之邀，到首都南京苦中作樂，適謝德威學長亦由漢口來京，遂結伴同遊。

南京為帝王古都，六朝金粉，脂膩香溢。

王應麟謂：「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

陶菴夢憶：「鍾山有雲氣，

浮浮冉冉，

紅紫之間，

人言有王氣。」

國父孫中山先生亦言：「南京有高山、平原、深水；三種天工，鍾毓一處，世

界上之任何一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所以南京自古是座名城。

六朝時期台城玄武湖側，建有宮室多座，豪華冠絕一世。

周邦彥金陵懷古詞：「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空城，風檣遙渡天際。斷崖樹，莫愁艇子誰繫，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沉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裡」。

王安石也作有一首桂枝香調「金陵懷古」詞：「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綠舟雲淡，星河驚起，畫圖難定。念自昔豪華競逐，歎門外樓船，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如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悲歡感慨，溢於詞表！唐李白慨唱：「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蓋因秀麗江南，不復往日壯麗，僅存銅駝禾黍；昔時「南樓風月」、「北海琴樽」，而今已是「故壘蕭蕭」了。這一座石頭城，

竟至「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然而南京形勢天成，龍蟠虎踞。民國以來，興衝府，廣關交通，水陸空運，匯為全國之樞紐，於是形勢大轉，而逐漸近代化。而城內名勝古蹟甚多，夫子廟、秦淮河、勝棋樓、隨園遺跡等。城外有雞鳴寺、胭脂井、燕子磯；郊外有靈谷寺等處，古色古香，令人徘徊不忍離去。雞鳴寺為六朝遺蹟，依城而建，在寺上眺望，南京市的全景，盡收眼簾；清袁綺文（袁枚四妹）女士遊該寺留詩云：

「蒼蒼煙樹帶斜暉，
石塔層巒傍翠微。

無復蕭梁宮殿在，

台城猶見紙鳶飛。」

鈕先銘將軍的「還俗記」，就是刻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日軍攻佔首都後，他為避難，在該寺出家的離奇經歷；聞廟內藏有鄭板橋一幅對聯：「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其對於佛家子弟勢利的刻劃，十分生動。秦淮河畔之畫舫，藏有粉黛，入夜，歌聲四起，其香艷令人回味六朝金粉！桃花扇女主角李香君和董小宛等，都是秦淮河畔的名妓，

其結果各有不同；至於隨園，就是清代奇人袁枚的故宅，水木清華，攬東南之勝，洪楊之亂時，為陳玉成攻城時縱火焚毀，一代偶像人物所遺留者祇是一片荒蕪的遺跡，供人憑弔而已！

在太平門外紫金山南麓，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寢，我們前往謁陵，瞻仰一代的偉人，在特製的銅棺裡安息，塑像雍容肅穆，栩栩如生，令人肅然起敬！玄武湖在太平門與和平門之間，半片湖面與城垣相連，湖心有五洲公園，亭台水榭，供人遊息。湖水碧藍，蓮葉田田，遊艇如織，歌聲婉轉，令人陶醉！唐韋莊金陵圖詩云：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堤。」

思之，令人感歎！

程思遠的婚姻故事

我在留京期間，南京市曾發生一件社會男女愛情爭奪故事，哄傳一時！即「程思遠鄭傑爭奪石泓」事，程思遠是桂系要人，曾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李宗仁競選

副總統的重要幕僚，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長袖善舞，性好漁色。鄭傑是江蘇銅山人，石泓小姐則是湖北漢口人，鄭傑、石泓曾在重慶南開大學同學四年，因意氣相投，願結連理，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兩人畢業，復員東下時，於漢口經石泓的父母同意下訂婚，接著同來南京就業，一在內政部，一在教育部，卿卿我我，相安無事；不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石泓有一妹石瑛，在中央大學經濟系三年級就讀，此妹活潑好動，課餘唱歌跳舞，活躍社交界，結識廣西名人程思遠，再由她介紹也認識了石泓，由情場老手程思遠看來，石瑛嫩稚，不通世情，只有花容月貌的石泓，才具有成熟女人的韻味！於是展開熱烈追求，使石泓窮於應付。一天，時間太晚留石泓住宿，由程思遠的女兒後來的香港女星林黛（本名程月如，當時十七歲，在南京光華女中唸二年級）陪伴，在石泓的想法，既有程女陪宿，應不會發生意外，那知他們父女通謀，睡到半夜李代桃僵，林黛溜之乎也，程思遠則乘虛而入，達到目的。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當鄭傑聞到風聲以後，迅與石泓溝通，她吞吞吐吐，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僵局

無法打開，鄭傑不得不請求老校長張伯苓主持公道，經張伯苓懇切規勸後，鄭傑、石泓和好如初，石泓並交出她的日記讓鄭傑過目，以示懺悔！可是政壇名人程思遠不肯讓上嘴的鴨子飛掉。他在安徽省政府秘書長任內集聚的財富派上用場，買來貂皮大衣和五克拉紅寶石鑽戒贈佳人，農業社會女嫁高門，理所當然，石泓遂重回程思遠的懷抱，可憐橫遭奪愛之恨的鄭傑，到處陳情求援，卻動不了官大勢大程思遠的一根汗毛。這件緋聞轟動南京城，成了人們茶餘酒後的談助。卻使我見識到社會的不公，金錢的魅力，程思遠婚後當然知道逆取順守之道，夫婦過著甜蜜生活，不在話下。我懷著無限遺憾，離開南京城。

開封道上悽慘往事

我養傷勢已三匝月，迄未痊癒，因尚有衣物證件寄存在開封世交王南宮伯父家，必須取回，乃向院方請假兩周往取。

赴開封路過徐州，但見軍運頻繁，大軍雲集，戰雲密布，情勢十分緊張，我未敢多留，趕路西行，於九月十八日抵達商邱，寄居騎兵旅後方留守處。石象斌老弟處，石係我七十軍九六師二八六團二營六

連老同事，時任新成立三十二師九十四團機槍一連中尉連附，非常熱忱的接待我，飯後往訪老營長徐駿，他擔任我們的營長時，於六、七月間參加豫東戰役，本營官兵傷亡累累，而乏戰果，乃告外調，他見到我，要帶我去見高團長，推薦我當連長，我只好說等傷癒歸隊再來報效。

九月十九日濟南被圍，第二兵團奉令馳援，我目睹部隊由商邱出發，秋雨連綿道路泥濘，輜重車輛行動困難，且敵軍以其第八縱隊沿途埋伏阻擊，故日僅推進二、三十華里，進展遲緩。到了廿六日部隊進駐曹縣時，由於吳化文叛變，致濟南淪陷，形成骨牌效用，影響至鉅，部隊又返回商邱。

商邱到開封的客運車已停駛，我與駐鄭州友軍四十七軍吳參謀主任攀上火車頭前往，吳是安徽無為人，我是合肥人，是鄰縣同鄉，一見如故，但他為軍校十三期學長，甫由南京參加陸大入學考試返回鄭州防地，我們沿途對談時局，感慨良多。抵開封後，但見百業蕭條，民不聊生。著名的中原名城，遠非昔比。我找到寄存衣物的王家。年甫半百的王南宮伯伯過去曾任河南省府簡任秘書，譽著閭里，而

今衣食難繼，一籌莫展，王伯母親操白杵，倍極辛勞，膝下猶有多位稚齡子女，負擔沉重，而我愛莫能助。其長子王鳳翹為我軍校同學，在國軍八十五軍二十三旅工兵連任排長，駐防豫南，因與我同窗好友，才將衣物託存，我見王家窘迫，不敢久留，遂取了衣服、書籍證件等，辭謝東返。

抵徐州，往南京的火車已停駛多日，內心惶恐，進退失據，偶見月台傍停有一列陸軍青島醫院疏散列車升火待發，我趁無人攢進車廂佔了一席臥舖，俄而火車啟動，風馳電掣向南京駛去。幸而我路經碭山買了兩隻梨子，沿途充饑解渴，幸免挨餓。抵南京，始知吾妻為來探我傷勢，已攜女由故鄉來京，一別三年，歷經戰亂，相逢恍如隔世，襁褓女兒已長得活潑可愛，心懷彌慰。這時故鄉已遭土共侵據，她們母女無家可歸，只好隨我遠走天涯。

不久，剿共大局逆轉，一瀉千里，十月，兗、濟失陷，鄭、汴撤守，徐州陷於孤立。未幾東北淪陷，傳作義北平投敵，北中國已全盤赤化。而政治亦潰，政客離心離德，措置乖張，以致物價飛升，貨幣貶值，金元券步法幣後塵，一日數貶，形

同廢紙。而共軍取中原，下山東，陳、劉兩股順利合流，在兵力及戰略均獲優越地位。兵鋒直指徐州，而徐州為京畿門戶，國軍勢在必守，乃集中兵力，一決雄雌，共軍計動員廿七個縱隊約七十餘萬人，國軍則有三十三個軍，四個師，五個交警總隊，兵力約四十萬人。共軍在人數上佔優勢；擁有火炮三四〇門，戰車四十二輛；國軍擁有火炮六五〇門，戰車七十輛，飛機一大隊，武器優於共軍，火力上佔優勢。

徐淮之戰，一般人均持樂觀看法，認為打贏這一仗，消滅共軍主力，可在黃河以南保持小康局面。不料，因指揮不當，協調不良，保密不足，國防部主管作戰的參謀次長劉斐及徐州剿總參謀長郭汝瑰均為潛伏多年的共諜，早已將國軍作戰計劃付敵，使共軍對國軍行動瞭如指掌，處處機先，遂致作戰失利，全盤潰敗。

到了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長翁文灝率內閣總辭，全國阨陁不安。共軍除以軍事威脅外，更擴大其心戰與統戰之攻勢，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電呈領袖蔣中正，主張與「共黨謀和」。李宗仁、甘介侯等隨即宣布和平主張，提出五項要求：「1. 蔣

總統下野。2. 釋放政治犯。3. 言論集會自由。4. 兩軍各自撤退三十里。5. 劃上海為自由市，政府撤退駐軍；並任命各黨派人士組織上海市聯合政府，政府與共方代表在上海舉行和談。」殆蔣中正下野後，李宗仁遂出任代總統。

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元月十四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要求：1. 懲治戰犯。2. 廢除憲法。3. 廢除中華民國法統。4. 依民主原則，改編政府軍隊。5. 沒收「官僚資本」。6. 改革土地制度。7. 廢除「賣國條約」。8. 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屬政府的一切權力」。迫使政府作城下之盟，無條件投降。

一九四九年元月廿一日，蔣總統引退，大局日非，我於二月中旬重回南京，試圖找到奇蹟，結果大失所望，好友胡耀民已去了台灣，鄭成義去定海，甫由警校畢業分發下關分局服務的尹世洪，對我也無法協助，竟使我無所適從。但見車站內逃離的人群擁塞，箱籠什物，縱橫枕藉，扶老攜幼，人聲嘈雜，正是暴風雨前奏。幸在我極端失望時，突接好友周增樸來信，約我先到常熟他家小住，周家在常熟市西

倉前下塘十四號，是一棟地板平房，臨河而建，窗明几淨。周老伯曾任常熟師範學校校長、市議會議員，為地方士紳。增樸嫂原為開封某報記者，已離職專職持家，我經周增樸安排暫在市保安團和他一起工作，等待時機。

小舟一葉逃抵滬濱

三月底，在台灣訓練新軍的陸軍訓練司令部在京、滬、杭招收知識青年及女青年工作隊，某日，該部一位副大隊長周光武少校來常熟拜謁周老伯，周光武為軍校十六期騎科畢業，曾任國軍第一師搜索連連長，一九四七年三月，國軍收復延安時，他是入城前鋒。增樸介紹我和他認識，承周光武熱誠寫介紹信，囑我去杭州見其同事好友任陸訓部第二營陳營長，請以連長任用，陳營長閱信後表示無法應命，並指司令孫立人將軍甫頒訓令禁用新人。

謀職不成，我回上海，函約周增樸來滬與知友趙洪鈞共商赴台之計。洪鈞表示，願盡全力懇請人事副主管為增樸及我安排在台工作。並再三叮嚀，一俟台輪抵滬，即通知登船赴台。四月廿日，共軍全面向江南進攻，廿二日的中午，我接到洪鈞

航空快信，促準備行裝，次晨起程，廿三日國軍已撤離首都，我住處係一鄉鎮，資訊閉塞，班輪已停駛，乃僱一只小船，從僻靜的河汊中繞道向蘇州前進，當小船過吳江，駛入大運河時，驚見輪船拖著多艘木船滿載著荷槍實彈官兵，向杭、嘉方向撤退，我判斷江防已遭突破？！

抵蘇州，已是華燈初上，商店多已打烊，家家關門閉戶，細雨霏霏，行人絕跡，我僱車趕到車站，已經找不到站務人員，牆角屋隅有熊熊的烈火，正焚毀著公文賬籍，此時，站內尚停有最後的一班火車升火待發，然車廂內已擠得如沙丁魚一般，只得攀登車頂，用繩索將妻女吊上，斯時，風雨交加，昏天黑地，我與妻女共用一件雨衣，寒雨浸透衣衫，苦不堪言，車過崑山，在朦朧的燈光下，見許多官兵正冒風雨連夜趕築工事，知上海保衛戰已迫在眉睫。

上海北站，人山人海，月台上打滿了地舖，逃難的人群驚慌失措，如喪家之犬！我先將妻女送到景德里台灣新軍陸訓部女青年工作大隊副大隊長周光武兄處，旋即找到好友趙洪鈞，拿到船票，增樸未見到來，交通已斷，判難成行。翌日，洪鈞

親自駕車，送我全家至北江碼頭登船。

攜妻帶女輾轉來台

四月廿七日，海張輪啟航，我揮別十里洋場的上海，烽火連天的故園，心頭無限淒涼，進入台灣海峽後，白浪滔天，兩萬多噸的海張輪顛簸不已，很多人嘔吐，艙內空氣混濁，艙面空氣較佳，我偕妻兒登上甲板，凝視遠處青山如黛，海天無垠，一忽兒細雨霏霏，瞬間又紅日燦爛，雲朵洶湧，變幻無窮，有成群白鳥，繞船翻飛，真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正是我的寫照。

四月廿九日，抵基隆港口，群山環抱，蒼翠欲滴，踏上自由的土地後，恍如隔世。翌晨到新竹，張志良和葛德育二位鄉親驚訝不已，予我親切的接待，略作休息，我即往岡山空軍工兵總隊第二營報到，然後接眷南下，送彬兒進空軍子弟小學，北兒於十月廿九日（農曆為九月八日晨八時正）誕生，為小家庭平添無限樂趣，劫後餘生，有此家境，頗感滿足。

重回神州人事全非

來台初期，雖物資缺乏，生活清苦，但安定平和，得享天倫，亦人生大幸。後來在高級司令部長期任幕僚，遠離征戰，抽暇讀書，自我充實，樂在其中。我本無宗教信仰，但相信佛家「因果報應」，「從不做虧心事。」而自幼讀聖賢書，頗知「克己復禮」，對孔子論語中云：「言篤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篤信，行不篤敬，雖鄉里行乎哉？」奉為平生圭臬，一路走來雖有坎坷，但也算十分平順。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因子女多在美就業，乃依親來美，慣於習勞，不耐閒住，乃藉機打工，匆匆十年，於一九九〇年七月退休，翌年四月回大陸探親，河山依舊，人事全非，助我逃出鐵幕的趙洪鈞同學，於十年動亂時期慘遭「整肅」，招魂無處，無限惋惜！未及逃出的周增樸同學，妻離女折，下放至大興安嶺農場，於冰天雪地中，勞改二十七年，九死一生，於一九八五年恢復自由，又在上海打工十六年。年逾八旬，身體健朗，退休返鄉，得享晚年，這是上天給他的補償！

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四日於台中初稿
二〇〇一年三月廿一日於紐約校訂